



孙冬虎◎著

北京地名 发展史

地名是语言发展的产物

地理环境的标志

社会生活的写照

历史变迁的记录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孙冬虎◎著

北京地名

发展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地名发展史 / 孙冬虎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02-2458-5

I. ①北… II. ①孙… III. ①地名—历史—北京市
IV. ①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487 号

北京地名发展史

作 者: 孙冬虎

责任编辑: 常思薇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印 刷: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02-2458-5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引 言 / 1

上篇 北京地名的时代变迁

- 第一章 蓟与蓟城——地域命名的早期状况 / 9
 - 第一节 古籍记载的重要山水 / 9
 - 第二节 先秦区域与城邑名称 / 13
- 第二章 幽州时代——军事重镇的地名变迁 / 21
 - 第一节 秦汉政区的命名过程 / 21
 - 第二节 魏晋北朝的政区更名 / 30
 - 第三节 《水经注》中的山水城邑 / 33
 - 第四节 隋唐州郡的五次交替 / 39
 - 第五节 城坊乡村的不断增多 / 45
- 第三章 始为国都——文雅气象的初步形成 / 50
 - 第一节 都城与周边政区之名 / 51
 - 第二节 城坊宫殿的美名系列 / 58
 - 第三节 乡村聚落的日益密集 / 64
 - 第四节 文献著录的山水关梁 / 71
- 第四章 大国京师——恢弘磅礴的帝都气派 / 74
 - 第一节 政区名称的京师色彩 / 74
 - 第二节 城门宫殿的典雅称谓 / 80
 - 第三节 底蕴深厚的都城坊名 / 86



- 第四节 独具一格的大小衙门 / 108
- 第五节 地名数量的空前丰富 / 116
- 第五章 新型首都——近百年来的北京地名 / 121
- 第一节 政治变迁与地名变迁 / 122
- 第二节 社会趋向与语词雅化 / 127

下篇 北京地名的区域发展

- 第六章 东城西城——城市地名的核心 / 131
- 第一节 东城区与西城区的形成 / 131
- 第二节 东城区街巷名称的源流 / 135
- 第三节 西城区街巷名称的变迁 / 158
- 第七章 崇文宣武——城乡地名的融合 / 178
- 第一节 崇文区明代以来的地名变迁 / 179
- 第二节 宣武区明代以来的地名变迁 / 184
- 第八章 海淀石景山——西郊园区的地名 / 195
- 第一节 从山水名称到政区名称 / 195
- 第二节 元代之前的地名状况 / 207
- 第三节 明清区域地名的基本定型 / 216
- 第四节 当代地名发展的主要趋向 / 223
- 第九章 丰台大兴——京南门户的地名 / 226
- 第一节 丰台区地名发展的基本脉络 / 227
- 第二节 解开“丰台”的语源之谜 / 230
- 第三节 “凤凰嘴”与“怪村”的命名缘起 / 238
- 第四节 “高立庄”、“分钟寺”、“野各庄”探源 / 245
- 第五节 大兴区地名的发展变迁 / 253
- 第十章 朝阳通州——漕运通衢的地名 / 262
- 第一节 朝阳区的地名发展线索 / 262
- 第二节 通州区的地名发展过程 / 268



第十一章 顺义平谷——京东郊原的地名 / 276
第一节 顺义区地名的历史进程 / 276
第二节 平谷区地名的古今变迁 / 282
第十二章 密云怀柔——京北关塞的地名 / 287
第一节 辗转飘来的“密云”与“怀柔” / 287
第二节 密云聚落与关口名称的发展 / 292
第三节 怀柔聚落与关口的命名过程 / 299
第十三章 昌平延庆——西北锁钥的地名 / 305
第一节 昌平区的地名与地名群 / 305
第二节 延庆地名发展的历程 / 314
第十四章 门头沟房山——京西屏障的地名 / 323
第一节 门头沟区地名的演变轨迹 / 323
第二节 房山区地名的发展进程 / 333
第十五章 北京地名发展的基本特征 / 341
参考文献 / 351
后 记 / 360



引 言

一、学术背景与基本结构

北京地名发展史既属于区域地名学的范畴，也是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还可以视为北京专门史中一个需要继续充实的领域。1980年之后，作为全国地名普查的一部分，北京的现有地名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清理，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以及18个区县的地名志，整理了反映标准地名的书写形式及其相对方位的地名图、地名录，为研究当代北京地名以及部分历史地名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和文献线索。在此前后，标点出版了《京师五城坊巷衢衢集》等涉及北京地名的古籍，翻译了《北京地名志》等少量外国文献；一批学者从历史、地理、语言等学科的需要出发，对北京地名的语源、词义、演变等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部分地名学理论著作也以多种多样的北京地名作为研究对象或典型例证。

检讨北京地名研究的已有工作可以发现，关于某一个地名的考证成绩比较突出，而对区域地名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与相关环境条件（尤其是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阐释仍有欠缺，许多与地名相关的历史事实有待挖掘和澄清，这就影响了对地名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把握，不能满



足当代社会把历史悠久的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客观需求。某些论著中关于地名语源、语义、演变的论述，不乏似是而非之处，对研究者与公众颇有误导；一般出版物中的辗转抄袭、望文生义、以讹传讹，更是严重干扰了公众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地名管理是城市管理任务之一，街巷、区片、聚落、道路的命名与更名，都需要继续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近年来，为了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各区县都比较重视培育地方文化品牌、开发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地名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相应的学术准备往往并不充分，必须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系统阐述北京地名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相关社会背景以及地名的地理分布、语言属性、民族特征，发掘地名当中包含的有关历史、地理、语言、民族、社会的大量信息，认识北京地名发展的总体规律，就成为既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又可望促进学科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

地名的发展是区域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方面。地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某种地理环境或社会生活的特点、由特定人群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命名的，由此保存了命名时期关于区域语言、地理、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命名之后发生的演变又使这类信息变得更加丰富。这样，历史上流传下来或保留在文献中的地名，就成为显示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或人文特点的“化石”。通过研究地名问题可以获得关于区域历史地理及社会变迁的大量线索和重要证据，为当代地名管理和地名应用的科学化提供学术支持。历史上长期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及其附近区县，正是这样的典型区域。本书致力于进行下列几方面的探索：（1）广泛搜集史料，充分发掘古地图、地方志、地理志、正史、会典、实录、类书、档案、诗文集、笔记、碑刻等文献记载的地名信息和相关史实，系统阐释北京地名从古到今、从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进程与基本规律；（2）根据语言学 and 地名学理论，分析北京地名的语言特性，从书写形式、语词结构、读音、含义、方言语词等方面，追踪其时代变迁；（3）充分认识地理环境在地名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揭示地理因素对地域命名、地名类型与



空间分布的影响；(4)从地名的语词特点出发，研究民族活动、民族语言对区域地名的作用，探讨非汉语地名语词的由来、含义及演变过程，挖掘北京地名发展的民族文化根源，阐述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对北京地名发展的贡献；(5)以地名的历史发展、语言特性、地理特征、民族特色为媒介，追寻北京地名文化的历史风貌与演变过程，为当代北京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具体例证与理论支持。

为了实现预期研究目标，本书拟分为两个部分：

(1)上篇：北京地名的时代变迁——以时间为主线，清理北京地名自先秦至当代的发展过程。本书将在《北京地名研究》（尹钧科、孙冬虎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第一章显示的先秦至清代北京地名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补充、探究、归纳，揭示研究对象的地名学属性及其发展变迁轨迹。

(2)下篇：北京地名的区域发展——以现有行政区域为单位，讨论各区县的地名发展过程与相关背景，揭示北京地名的发展规律、地域特点以及各种因素对地名的影响。区域地名发展过程与主要地名语源的探索，是清理地名文化资源的必要准备和基本步骤。地方文化工作者最希望了解的是关于本区县的情况，这一部分将对各区县地名的发展变迁做出综合性的阐述。

二、几个概念的补充说明

作为研究对象的“北京地名”，是指今北京市所辖范围内的古今地名。本书采用《北京地名研究》关于“地名”的定义：“地名是产生于社会约定、属于整个社会公有而不是部分人群所有、指称特定地域的专有名词或词组。”这三个限定条件是区分“地名”与“非地名”的准绳，也是本书确定研究范围的依据，由此基本上可以排除今人所谓“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并有助于对历史上“非地名”转化为地名的过程做出比较清晰的界定。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属于语言中的专有名词或词组。最早的地名应当与人类语言的形成同步或稍微滞后一些，“音”和“义”是它最基



本的构成要素。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地名的流播只能依靠口耳相传。只有在文字发明之后，地名才具备了可视的记录，历代文献和器物上写下的那些地名才具有了“形”这个新的构成要素。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待地名的音、形、义三要素，字形即地名的写法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字音与含义一般能够通过字形以及其它相关记录去探求。除了晚近时期专门的地名录之类的资料外，历代文献和器物铭文中的地名，只是与某些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相关的少量地名而已。各个时代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地名，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只能是少数，而且时代越早记载越简略。

从人类活动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我们可以肯定各地的地名大都遵循着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稀疏到密集的方向发展，但历史上的地名也绝对不像我们今天在文献中看到的这样少。对于县级以上政区与主要城镇之外的地方而言，是否因为某种缘故被人们记载下来，完全是不可预知的小概率随机事件，而文献编纂者根据自身需要所做的选择取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损佚缺失等因素，都会影响后来者对以往实际情况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能够梳理出来的区域地名发展史，大体上就是流传至今的历史文献所显示的地名状况的累积或叠加。关于某个地名产生的年代及其变迁过程，也只能立足于现在能够看到的文献做出推论，而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文献显示的时代早得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一个村落形成后，即使处于穷乡僻壤，它也应当有一个被村民们约定俗成的名称，但这个村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无足轻重，既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事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著名人物，被载入文献的几率因此就非常微小。在后来的某个朝代，如果这里与重要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创业时期的帝王战败逃到此处，那就会成为史书中记载帝王事迹时不可或缺的地名。显然，这个地名载入史籍之前，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而事实上它却早就存在着；当我们在文献里看到这个地名后，尽管它实际上早在此前的某个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可是今天的我们也只能根据文献的年代及相关记载确定该地名的形成时间。地名是非物质的东西，不像许多聚落的形态那样有遗迹可考，讨论问题的依据只能是文字的记录。当我们说某个地名产生于汉代或唐代时，除了命名年代有明确记载的一部分地名之外，大多

是指该地名最早见于汉代或唐代的文献而言，即使我们能够推定它早已存在，但在新材料发现之前，也只能从文献出发做出往往比实际稍晚些的判断。

上述认识与做法，同样适用于关于北京地名发展史的研究。尽管古人类与考古学者的发现早就证实，北京房山周口店一带在距今 50 万年至 20 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在东城区王府井、密云县黄土梁、平谷区马家坟、延庆县菜木沟、怀柔区帽山、西府营等地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或遗物，但其间尚未发现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早期地名。因此，我们对于北京地名产生年代与变迁过程的讨论，也不得不遵循以文献及少量器物为依据的原则，从最早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讲起。

城市名称“北京”与行政区域名称“北京市”，显然既有关联又有区别。从地图学的角度看，前者可视为国家首都所在的一个聚落“点”，后者是以这个“点”为中心的“片”状区域。在有城墙的年代，今天的二环线沿途的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就是“北京”即所谓“北京城”指代的范围。现在城墙虽然被拆除了，城市的建成区也像摊煎饼一样地一圈圈向外扩展，但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有一个约定俗成却又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北京”的界限，这个界限大体就是老城区即今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北京市”包括城区、郊区、远郊区县在内，这个区域的中心就是原来以城墙为界的“北京”。北京城的发展是这个区域社会发展的主体所在，城市性质的变更是决定区域地名发展的主要因素，也多少影响着周围区县的社会发展与地名特色。有鉴于此，本书上篇以“北京”这座城市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名称变迁为核心，讨论今北京市各区县地名发展的宏观过程。各章的标题突出了最生动、最典型的城区地名特征，同时兼及相关的区县地名。下篇以区县为单位，从相对微观的角度，逐一阐释区域地名的发展变迁和地方特点，力争与上篇以时间为主线的讨论相辅相成，尽可能展示北京地名发展的整体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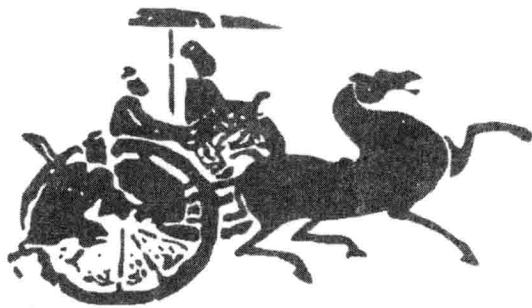
还需指出的是，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各类媒体统一转引的“新华网北京 7 月 1 日电”称：“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



京市东城区，以原东城区、崇文区的行政区域为东城区的行政区域；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西城区的行政区域。”它向公众表明，崇文区、宣武区在北京市行政区划系统中已经消失了。但是，这段公文却没有告诉人们：2010年7月1日发布消息之前的那个“近日”究竟是几月几日？这个似乎无需保密的日期，是北京政区沿革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作为行政区域的崇文区、宣武区被撤销了，总要记录一个确切的时间吧？另外，“东城区”、“西城区”在行政区域和地名方面都不存在所谓“撤销”问题，被“撤销”的只是“崇文区”与“宣武区”。东城区、西城区由此扩大了行政区域范围，但它们的名称依然如故。因此，只要简单地说出“撤销北京市崇文区、宣武区，其行政区域分别并入东城区、西城区”就可以了。鉴于崇文区、宣武区刚刚撤销，尤其是从它们在历史地理与地名方面的独特性着眼，本书仍然按照行政区划调整前的格局论述相关问题，并以此作为对两区遭逢巨变的一个纪念。

上 篇

北京地名的时代变迁





第一章



蓟与蓟城——地域命名的早期状况

北京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称为“蓟”的早期聚落与修建了城墙之后作为周初“蓟国”都城的“蓟城”。1995年，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竖立了蓟城纪念柱，上有侯仁之先生拟定的榜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从周初开始到辽代改“蓟县”为“蓟北县”直至“析津县”为止，以今广安门一带为中心的“蓟城”、“蓟县”始终是封国的都城或北方军事重镇“幽州”的治所。秦汉以前的“蓟”与“蓟城”以及其它城邑和山水的名称，在北京地区早期的地名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古籍记载的重要山水

一般说来，山水是人们确定地理方位时普遍使用的参照物，是最早得到命名的一类地物。古代地理著作《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迄今尚无定论，近人大多认为其中的“山经”十四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该书总结了此前在民间传播的关于山川、物产、民族等方面的地理知识，留下了一批早期的重要山水名称，而山名与水名大多相伴而生。



《山海经》中与今北京地区相关的内容，大多包含在《北山经》的《北次三经》内。该篇写道：“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① 这里的“太行山”原本是指山西南部与河南交界处的山脉，后来延伸为指称山西与河南、河北交界的那一列南北向的山地，北京西山属于它的支脉。战国时期的《列子》，在“汤问”篇著名的故事“愚公移山”开头说，“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东晋张湛注释道：“形当作行，太行在河内野王县。”^② 这些记载显示，至少在西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刘向整理《列子》时，“太行”之“行”是读作 xíng 并与“形”相通的，今天通用的 háng 应是后起的读音。“太”字的含义为“极大”，“太行山”因此具有体形极大的山脉之意。

《北次三经》又说：“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燕水出焉，东流注于河。”^③ 这里的“燕山”，并不是今天横亘在北京以北的燕山山脉。西周初年，召公奭的封国称为“燕”。《史记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④ 这就是说，燕国是因为地处燕山脚下的原野而得名。晚近时期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燕国的都城在今房山区董家林^⑤。这样，其据以命名的“燕山”只能是董家林西边的“大房山”一带山脉。在召公奭的时代，燕国都城与今天的燕山之间，隔着另一个封国“蓟”，燕国也没有以蓟国北边的山脉为名的道理。大约在西周晚期，弱小的蓟国被强大的燕国所灭，燕国的都城北移到蓟国的都城“蓟城”。伴随着这个“鸠占鹊巢”的过程，作为“燕国”语源的“燕山”也被转移到了“蓟城”之北，也就是今天的燕山山脉。源出燕山的河流称为“燕水”，当指今出于大房山的大石河及其支流。“燕山”之“燕”读做 yān，语义和现代常用的“燕子”之“燕”（yàn）无关。《山海经》说燕山“多婴石”，北魏郦道

①郭璞注：《山海经》卷三《北山经·北次三经》。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萃要》180册，世界书局，1986。

②张湛：《列子注》。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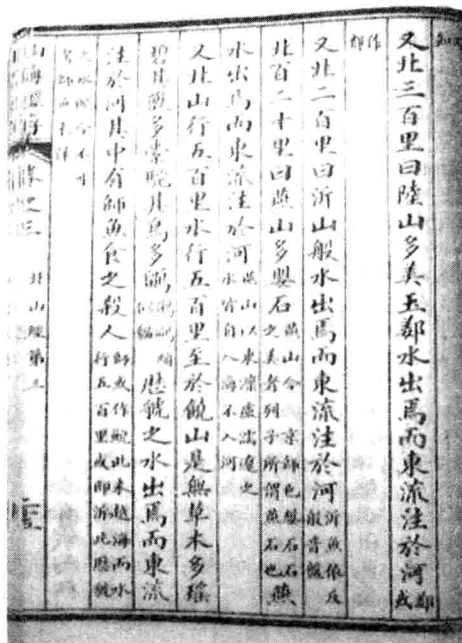
③《山海经》卷三《北次三经》。

④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97。

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4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元《水经注·圣水》称大防岭（今大房山）以东的玉石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①。这里的婴石、燕石是同实异名，而“燕石”应是古代对某一类石头的专有称谓，不能像今人在《辞源》里解释的那样是所谓“燕山所产石”^②。东晋博物学家郭璞注《山海经》说：婴石“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所谓燕石者”^③。换言之，“婴石”是一种像玉的石头，环绕在上面的纹理往往具有赤、黄、白、黑等颜色的光彩，这也就是叫做“燕石”的那种石头。以此看来，出产“燕石”的山岭叫做“燕山”，“燕山之野”的封国叫做“燕国”，“燕



《山海经》书影

石→燕山→燕国”的语源递进关系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周初有南北两个燕国，后人分别称之为“南燕”和“北燕”。前者是黄帝后人的姁姓封国，国都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四十五里城上村；后者就是召公奭及其后人的封国。业已发现的彝器中有匱侯鼎、匱侯戟戈、郾王戟等，可见“燕”又作“匱”、“匱”或“郾”。考虑到南燕、北燕所占的地域之广，字音相近的匱、郾、燕等的语源，可能要从上古的部族名称中去寻找。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部族名→山水名→封国名”或许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地名语源渐进过程。

《北次三经》还提到：“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

①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二《圣水》。陈桥驿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②《辞源》1955页。商务印书馆，1987。

③《山海经》卷三《北次三经》。